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

王荊文公詩李壁注 上

根據明澤古堂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王安石撰 〔宋〕李壁注

王荊文公詩李壁注

據朝鮮活字本影印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王荆文公詩李壁注

據朝鮮活字本影印

(全二冊)

〔宋〕王安石 撰〔宋〕李 壁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華書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太華彩印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0.875 插頁 8 頁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1—1000

ISBN 7-5325-0227-9

K · 103 定價: 50.80 元

前言

南宋李壁箋注的《王荆文公詩》和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是公認的兩部重要宋代詩歌箋注本，前人所稱「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清張宗松語），却遭到了同樣的厄運：前者被南宋末劉辰翁所刪節，後者被清人邵長蘅等人所刪改，而其原本或沉晦難覓，或殘缺不全，引起不少版本學者的扼腕太息。一九八四年秋，我在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得見這部朝鮮活字本《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注），即與通行本對勘，發現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補注」和「庚寅增注」，保存了宋刻李注本的原貌，對研究王安石詩歌及宋代文學和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至於施、顧注蘇詩，今存四部殘本，在日本和我國台灣學者近年來努力的基礎上，再加上我在日本搜集到的一些新資料，也可基本復原了。長期缺憾，得以彌補，忭喜何似！

一、李壁注本的評介

李壁（一一五九——一二二二），字季章，號雁湖，又號石林，諡文懿，眉州丹棱人（今四川丹棱）。《宋史》卷三百九十八有傳。寧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後又兼知樞密院事。開禧三年（一二〇七）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他謫居撫州期間，「嗜公（王安石）之詩，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魏了翁本書序），遂完成此書。

李壁是南宋著名史家李燾的第六子。《宋史》本傳說他「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

章制度尤綜練」。與父熹、弟皇著名於世，蜀人比之「三蘇」。生平著述甚豐，達八百餘卷。他又沉浸王詩，用力頗劬。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評云：「雁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已采入《詩選》矣（指《中興絕句續選》）。」真德秀也說他的詩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故實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真西山文集》卷四十一）都可說明他對王安石詩歌藝術的學習和傾倒。

李壁的學力和所用的工力，使本書見稱藝林，頗得好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三評云：

「大致摭摭蒐採，具有根據，非穿鑿附會者比。」張宗松《重刊王荊公詩箋注序》以此書與通行《臨川集》對勘，發現「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嘆是書之善，不獨援據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大致說來，本書有以下幾個優點：一是注釋詳備。從典故、詞語出處、所涉人物、作詩背景乃至詩句含意等五個方面詳加箋注和探索。這點為學界所共許，連專門替李注「勘誤補正」的沈欽韓也嘆其「瞻博」。二是重視實物資料。李壁不僅網羅異本，詳勘詩句文字的異同，而且重視當時尚存的墨本、石刻。尤為可貴的，他所見的墨本、石刻，常有序跋，為理解王詩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如卷三《白鶴吟示覺海元公》詩，李壁親於臨川得此詩石刻本，有跋於後，謂詩中以白鶴、紅鶴、長松、分喻覺海、行詳、普覺三僧，而王士禎《池北偶談》卷十四「王介甫詩」條，却以白鶴喻爭新法者，紅鶴喻呂惠卿之流，對照之下，其附會穿鑿，至為顯然。三是輯佚補遺。本書所收王詩比通行《臨川先生文集》多出七十二首，這已為許多學者所指明，具體篇名見張宗松《重刊王荊公詩箋注略例》。其實，在注文中還有一些王安石佚的詩文。如卷三十九《初去臨川》題下注引王安石《再宿金峰》詩，卷四十六《書陳祁兄弟屋壁》注引王安石《與陳君東》文（此文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四誤為張宗松「補注」所引，張實未作「補注」），皆為本集失收。李注常引王安石同時人或後人詩以注王詩，其中也不

乏宋人佚詩。翁方綱《惜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詩足本喜而有賦六首》之四「自注」已指出：「雁湖注中附詩，屬樊榭《宋詩紀事》頗有失者。」

但由於王安石詩歌取資宏富，交游廣泛，足蹟又遍布半個中國，李壁漏注誤注之處亦復不少。不少學者對本書都有糾謬訂補之作。稱贊李注「甚精確」的劉克莊也指出其引用出處不當。（見《後村詩話·前集》卷二）以後重要者有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五十「王荆公詩集」條糾補約百條；沈欽韓《王荆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四卷，大都允當；今人錢鍾書先生《談藝錄》增訂本糾補約四十條，精當尤超過前人，都有助閱讀李注。此外，在詩目編次上，李注本也有一些失誤之處，如「北風吹人不可出」一詩，既見卷四古詩類《對棋與道源至草堂寺》，又見卷四十八絕句《對棋呈道原》；卷四十一《長干釋普濟坐化》與卷五十《哭慈照大師》實為一詩等。

總的說來，李壁注本儘管有未盡人意之處，但仍然是迄今最為詳備、最有價值的王詩注本。

二、李壁注本的版本系統

李壁箋注王詩五十卷，《宋史》本傳和《宋史·藝文志》皆失載，宋時刻本亦稀。今宋刻本已不可見，但從其他一些材料仍可探知宋本的歷次刊行情況和它的内容特點。

南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始著錄本書。陳振孫云：

注荆公集五十卷。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為也。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為作序。

魏了翁序作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謂是李壁門人「李西美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請他作序的。這當是本書的最初刊本。

清嚴元照於嘉慶十五年所寫《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庚午）》（《悔庵學文》卷八）中，說他曾得到宋刻殘本，原為明宗室朱鍾鉉「晉府」所藏，其書「并有嘉定甲申中和節胡衍跋，知是撫州刻本。每一卷後有庚寅補（應作『增』）注數頁，卷內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換』三字」。嘉定甲申為十七年（一二二四），庚寅為紹定三年（一二三〇）。這說明在嘉定七年之後，又有嘉定十七年的胡衍跋本和紹定三年的庚寅增注本。以上三種是今天所知的本書宋刻本。

到了元大德五年（一三〇一），此書經劉辰翁評點，又刪略李注，由劉的門人王常予以刊行。書有宋詹大和所編《王荆文公年譜》，目錄後有王常刊記。今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劉辰翁之子劉將孫於大德五年作序云：

李箋比注家異者，間及詩意；不能盡脫窠臼者，尚襲常眩博。每句字附會，庸引常言常語，亦跋涉經史。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詩喜荆公，嘗評點李注本，刪其繁，以付門生兒子。

這裏透露出一個重要事實，劉辰翁已將李注作了刪節；其刪節的原意似為便於「門生兒子」的誦讀，非是公開版行，不料此刪節本後世却廣為流傳，原本幾成絕蹟了。

隨後，在大德十年（一二三〇）又有毋逢辰序刊本。今存毋逢辰寫於該年的序云：「方今詩道大昌，而建安兩書坊竟缺是集（指李注本），予偶由臨川得善本，鋟梓於考亭。」

以上兩種是元本系統，以後明清兩代諸刻，皆出於此，特別是張宗松的「清綺齋本」和張元濟的影印本最為流行。張宗松據華山馬氏元刻本，刪去劉氏評點，於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重刊於世，即所謂「清綺齋本」（後又有補刻本），四庫所收即此本。他的六世孫，當代版本學家張元濟先生得李振宜舊本，於一九二二年以所謂「影印元大德本」問世。但張宗松因未見劉將孫序，他以為刪去劉氏評

點，即已恢復李注原貌，遂以「宋李雁湖先生原本」標首，實際上已是刪節本。李振宜舊本（今存台灣）實非元大德原本，與今存北京圖書館的元大德本行款格式不同（前者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後者十行，行十九字，且間架宏寬，參看《中國版刻圖錄·圖版三〇九、三一〇》，故《中國版刻圖錄》的編者說：「近年張氏涉園印本，所據實明初刻本，即據此本（指北京圖書館所藏元大德本）重刻。」張元濟先生却把季氏舊本（明初刻本）當作元大德本，並以「據元本重印」標首，一般圖書目錄亦以此者錄，也是不確的。

宋刻和元刻兩個系統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宋刻本保存李注原貌，并有「補注」、「庚寅增注」。元刻本對李注大加刪節，且無「補注」、「庚寅增注」。嚴元照曾得三部殘宋本（各為七卷），以其中十卷與張宗松所刻馬氏本對勘，結果是：「馬所闕者，不特庚寅之補注，與胡衍之跋也。書中注語大篇長段悉被刪落。五十卷《哭張唐公》詩，馬本失之。四十五卷《八公山》詩注引宋子京《抵（應）作「詆」仙賦》，四十七《黃花》詩注引劉貢父《芍藥譜序》，四十八《題玉光亭》詩引鄭輅記尼真如事，皆錄其全篇，纍纍千百言者，馬本各存一二語耳。其它注語繁重刪去一二百字者往往有之。計此十一卷以之補馬闕者，無慮萬餘字，宋元刻之相懸乃如此。」（《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庚午）》）可見劉辰翁刪削之甚。鮑廷博知不足齋也藏有宋刻殘本。據吳騫《拜經樓詩話》卷二云：「宋李雁湖箋注王半山詩集；海鹽張氏所雕者，乃元劉辰翁節本，失雁湖本來面目。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刻半部，箋注并全，每卷後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此本後張燕昌亦曾寓目，知僅存十七卷，并云：「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有較近日刻本多出數條者。」（見翁方綱《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其二）《復初齋文集》卷十八《後繆荃孫得見此本，詳論它與元本之異，「方知宋元刻之不同：凡解詩意者均在，引

書注釋者或留或不留，如整篇文字即均無有，并有元有而宋無者，是元本另一本，非從宋本刪節矣。」（《注王荆文公詩殘宋本跋》，《藝風堂文漫存·乙丁藁》卷四）從上窺見刪節的大概是，刪節的文字頗多；解釋詩意的保留，始即劉將孫序所謂「意與事確者」；引書注釋者或留或不留，「不留」即指所謂「句字附會」，「常言常語」者；尤於整篇引文大都刪削。第二，宋刻本多有擠版挖補者，元刻本則版式整齊劃一。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三著錄宋刊殘本十七卷云：「注語間有刊補擠寫者，每卷後有庚寅增注及抽換之葉，即曾極景建所補也。」第三，宋刻本有魏了翁序（另有胡衍跋），元刻本則有劉將孫序、毋逢辰序、詹大和《年譜》（另有王常刊記）。

宋元刻本的這種相異之處，為研究和弄清朝鮮古活字本（我們此書即據以影印）的性質和特點，指明了可靠的途徑。

三、本書所據朝鮮活字本的性質和特點

日本所藏朝鮮古活字本也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元刻本系統，今尊經閣文庫等所藏，楊守敬所得者亦是（見《日本訪書志》卷十四）；二是宋、元兩本的合編重刻，既保留宋本的原貌，又加入元本的內容。據我所知，只有蓬左文庫藏有一部，似是人間孤本了。

此本係「駿河御讓本」，有「御本」圖印。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在駿府（今靜岡市）設有藏書庫，稱為駿河文庫。他於元和二年（一六一六）去世時，遺命將藏書分讓給在尾張等地的三個兒子。尾張的德川義直得到一百七十七部，建立尾張文庫。今蓬左文庫就是尾張文庫的後身。這些圖書即稱為「駿河御讓本」，屬於蓬左文庫的貴重書。

此本凡五十卷，目錄上，中，下三卷。有劉辰翁評點，劉將孫，毋逢辰兩序，又有詹大和《王荆文公平譜》，此為元刻本所有（僅無王常刊記）；又有李注全文，「補注」，「庚寅增注」，魏了翁序「僅無胡衍跋」，此為宋刻本所有。故知此本是宋元兩本的合刻。今就李注，「補注」，「庚寅增注」的情況作一些說明。

李注與元刻本相較，此本多出注文一倍左右。例如開卷兩詩《元豐行》《示德逢》，《後元豐行》，元本共有李注二十二條，此本却有五十條，多出二十八條。卷一《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元本僅二十四條，此本六十六條，一首詩就被刪去四十二條之多。這跟嚴元照以十一卷殘宋本與元本對勘的印象是一致的。統觀所刪的注文，一類是有關詞語的出處，有的確近乎「襲常眩博」，「常言常語」，刪不足惜；也有的是不宜刪却的，即以開卷兩首詩為例，如「龜兆」引《周禮》語，「秀發」引《詩·生民》語，「龍骨」引蘇軾《龍骨車》詩，「酒斗許」引杜詩，曹植詩，都不為無助；他如解釋王安石「夜半載雨輪亭舉，早禾秀發埋牛尻」句，引杜甫《雨》詩，「敢辭茅草漏，已喜黍豆高」，寫喜雨心情頗相類，率然削砍，頗嫌唐突。卷二《題晏使君望雲亭》，「望雲纔喜雨一犁」，原注引《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刪之所及，膏潤止數寸，故云纔喜。又東坡詞：「江上一犁春雨。」同卷《四皓》詩，原注引李白，蘇軾，蘇轍咏四皓詩加以比較，頗有啟發，亦被刊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個別卷所刪注文較少，但亦有重要內容被刪者。如卷二十一《衆人》詩，原注引曾子固《南軒記》，說明不以他人之毀譽為懷，以示王。曾見解一致，應屬佳注，却被刪去。有的注文因刪節而造成疏漏，復遭後人詬病。如卷十六《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竊學又耻從師宜」句，李注引《衛恒傳》，元刻本作「……而師宜官為最，每書，輒前而焚其指」，遂以書名，此言竊學，謂鵠也。「句頗費解。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五十指

摘說：「當具梁鵠事，而注無之。」實則李注在「輒削而焚其柎」下，原作「梁鵠乃益為版，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遂以書名。」敘述清楚，完整。姚範所摘之病乃劉辰翁刪削不當所致。另一類是「大篇長段」。前述嚴元照曾舉三例，第二例《黃花》詩注，除刪劉貞父《芍藥花譜序》外，還刪去孔常甫敘維揚芍藥長文。第一例宋祁《詆仙賦》確被刪，但第二例《題玉光亭》引鄭輅記尼真如事，馬氏元刻本未刪。此外被刪的「大篇長段」還不少。如卷一《聞望之解舟》詩，刪去李壁對屈原自投汨羅事的辯正詩及文各一首，就是著例。以上兩類情況都跟清人所記殘宋本的情況相符。

另外，有關詩意的闡發也有被刪者，繆荃孫所言「凡解詩意者均在」，并不全都如此。如卷一兩首題畫詩《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和《題徐熙花》，前首「流鶯探枝婉欲語，蜜蜂掇蕊隨翅股」句下原注：「甚言其似也。」後首「借問此木何時果」句下原注：「言花態如生，不知其為畫也。」《奉酬約之見招》「伐翳取遙岑」句下原注：「比少陵『開林出遠山』語益上矣。」均被刪，頗可惜。

順便說明，沈欽韓因未見宋本，故其所補者，往往有此本李注原有的。如卷二《遊土山示蔡大啟秘校》「踈足僅相躡」句，此本李注原引《後漢·李南傳》：「馬踈足是以不得速。」注：「踈，屈損也。」被刪。沈氏不知，為之補注云：「《玉篇》：踈，馬跌足也。」但檢《玉篇》卷上「足部」，原文為「踈，於阮切，生曲脚。」與李注同，無跌足之解。沈氏反致舛誤。又如卷三「再用前韻寄蔡大啟」「始見類欺魄」，李注原引《列子音義》曰：「字書作欺賴，大面魄也。」被刪。沈氏補注引《列子·仲尼篇》：《集韻》內容相同。同詩「誰珍壇山刻」，李注引歐陽修《集古錄》，原有「壇山在縣南十三里」八字被刪。沈氏引《一統志》：「壇山在正定府贊皇縣北十里。」補之。檢《集古錄跋尾》卷一「周穆王刻石」條，李注引文不誤。卷五《酬王溶賢良松泉詩》「蒼宮受命與舜同」，李注原引《莊子·德充符》：「沈氏亦引此。」卷十一《山田

久欲拆《釋「鴻蒙」》，李注原指出「見《莊子》」，沈氏不過引出《莊子》原文而已。對沈氏的「勘誤補正」，學術界歷來多予推崇，以上的例證適足再次說明劉辰翁刪節的不當。

補注。除卷十九、卷二十、卷三十七等外，全書各卷都有補注，但刊刻的格式十分紊亂。有的在卷末，有的在卷內；有的在詩末，也有在詩句之下或題下加補注的；有的用陰文「補注」兩字標明，有的僅標出詞條之目；更有前一首詩的補注，刻在後一首詩題下空白處的，等等。跟清人所見宋殘本「多有擠版挖補者」完全一致，這為其他古籍所罕見，反證此朝鮮活字本非常忠實地保存了宋刻本的原式。李壁此書成書的方式是：由他「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的，即他先在王安石詩集上隨時加上注疏，後由書吏整理而成。姚範在《援鶉堂筆記》中屢次從內容上判斷「蓋書草創而未經修飾校訂」，以是知季章於此尚有未及修改云云，似是符合實況的。如是，則補注的作者仍是李壁本人。這些補注或是書吏整理遺漏的，或是他後來修訂的。從補注的內容上似也透露此中消息。如卷四《獨歸》釋「陂農」，「補注」云：「諸本皆作疲農，余於臨川見公真蹟，乃知是陂字。」余於臨川見公真蹟」之類的語句，在李注正文中指不勝屈，此條補注當出李壁之手。

庚寅增注。此本每卷之後皆有「庚寅增注」（除卷十九、卷二十、卷三十二、卷四十外）。庚寅為紹定三年（一二三〇），而李壁死於嘉定十五年（一二二二），故知非李壁所為。翁方綱《傳增湘認為是曾極（景建），吳騫疑是「或其（李壁）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四（當作西）美之流為之，則未可知耳」（《拜經樓詩話》卷二）。李西美之說原係吳騫推測之詞，暫置不論；曾極之說大概是根據陳振孫所謂「助之者曾極景建」一語。曾極與李壁確有交往，《後村詩話·續集》卷四即記有李壁《酬景建》詩。考李壁原注也有數處提到曾極為他提供材料，如卷三十二《次韻酬宋杞六首》題下注引「曾景建言，

宋紀是……」卷四十七《送陳景初》注引「曾極載其叔祖表父所記云……」，都是例證。這大概是陳振孫所說「助之」的一種表現。但「庚寅增注」却非曾極所作。「庚寅增注」中有引用曾極之語者，如卷四十三《重陽余婆岡市》「魯叟」條，「增注」有「魯叟」字，後見曾景建言此人姓魯名趙宗」云云，是為「增注」非曾極之作的明證，此其一；又載曾極因江湖詩案謫道州即卒。考詩案起於理宗寶慶二年（一二二六），在紹定三年前有四年之久，曾極當時謫道州「即」卒，因此他很可能死於紹定三年之前，此其二；又，繆荃孫《注士荆文公詩殘宋本跋》云：「卷後補注有與庚寅補（當作增）注犯複者。」所言甚是。如卷二《寄蔡氏女子》釋「橫逗」條引張衡《思玄賦》、郭璞注，卷五《酬王潛賢良松泉一詩》釋「白皚」條引韓愈與崔羣書，卷八《桃源行》釋「戰塵」條引杜甫、吳融、張衡三詩，卷八《李氏沅江書堂》對「無以私智為公卿」句的評論等，都兩者犯複，則「增注」作者似未見過「補注」，不可能是像曾極這樣與李壁及本書關係甚密之人，此其三。

「庚寅增注」的內容大都為詞語出處，也有補充李壁原注的。如卷一《元豐行示德逢》釋「屋敖」，原注云：「屋敖，恐謂屋之倉敖。漢有敖倉，乃即敖山為名，後人因以名倉屋爾。」「庚寅增注」云：「《酈食其傳》：據敖倉之粟。敖本地名，在滎陽，秦置倉貯，後人因通謂倉為敖。」又如卷二十二《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能詩如紫芝」句，原注僅「元紫芝也」四字，致使姚範質疑云：「按，元魯山不聞有詩。」《援鶉堂筆記》卷五十二「庚寅增注」却補出元德秀曾作《于為于之歌》等，還有評析詩義的，如卷一《未耿天鵬著作自烏江來……》「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句，「庚寅增注」云：「公詩妙處如此等句，皆前人所未道，十字通義格。」又如卷六對《嘆息行》一詩的有無譏諷，「增注」作了長篇考論等。此外，「庚寅增注」亦間有引同時人詩以注王詩者。如卷四十八《釣者》詩云：「亡友譚李王之大父勉

翁亦有詩：「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鉤無所取，渭州一釣得三公。」據陸游《青陽夫入墓誌銘》（《渭南文集》卷三十三），譚望字勉翁，此當為譚望佚詩；譚季壬，字德稱，為蜀中名士，陸游文中說：「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可見交誼之深；譚季壬大約死於慶元元年（一一九五）以前，因該年陸游所作《正月十一日夜夢與亡友譚德稱相遇於成都小東門外既覺慨然有作》（《劍南詩稿》卷三十一），已稱他為「亡友」了。慶元元年離紹定庚寅已三十多年，「庚寅增注」的作者回憶三十多年前的老友，說明他當時年事頗高了。

總之，此朝鮮活字本最為可貴之處，在於保存了被劉辰翁刪節的李注一倍左右，保存了「補注」和「庚寅增注」，得見已佚宋本的原貌，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研究資料。但此本亦恐非李注足本。如明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曾舉《明妃曲》《日出堂上飲》《君難託》三詩李注對王詩的批評，其第二例云：「《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須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即不見此本。個別卷李注與元刻本全同，有的卷無「補注」、「庚寅增注」，說明此本似有殘缺。但它是李壁注本中迄今最佳的版本，他本無奪其席，則又是無疑的。

此本字大悅目，楮墨精良，基本完好。個別地方有缺字，如卷十九《始皇馳道》缺「得期修」三字，卷十九《華亭谷》缺「無」一字，卷十九《太白巖》缺「白」一字，卷二十一《靈山寺》缺「萬」一字。卷五十一《哭慈照大師》注文引《傳燈錄》亦有缺字多處，查《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四，此段引文應為「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又，卷十三末缺兩頁，卷三十三中亦缺兩頁，今據張元濟先生影印本抄補。但卷十三末尾「庚寅增注」（或尚有「補注」）的缺頁，已無法補全。

本書得以影印出版，首先要感謝東京大學原主任教授伊藤漱平先生，承他親自專程陪我從東京去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查訪此書，又為我辦理複印事宜。蓬左文庫正式同意此書在中國出版，盛情可感。後又承京都大學研究生高津孝先生寄贈大作《關於蓬左文庫本〈王荆文公詩箋注〉》（《東方學》第六十九輯，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本文也吸收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他實是最早發現此本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積極支持影印出版，又蒙顧廷龍先生為本書題簽，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謝忱。

王水照

一九八六年七月

〔注〕 本書書名歷來著錄有小異。宋刊本大都作《王荆文公詩注》，如《郡齋讀書志·附志》作《王荆公詩注》，《藏園羣書經眼錄》作《王荆文公詩注》，嚴元照《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庚午）》等。元刊本作《王荆文公詩箋注》。張元濟影印本作《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蓬左本扉頁無正式書名，今擬名《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取其簡明醒豁。

國朝刊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而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徧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以至張官置吏咸軼故常是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號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未嘗不推許之然肇明諸人所徧采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全今世俗所傳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晚亦有他人之文淆亂

其間雖然是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羣書
蓋自經子百史以及於凡特急就之文旁行
敷落之教裨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
釋貫融故其為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
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石林李公曩寓
臨川者公之詩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
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徧特未
書出以示人也了翁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
其闕竒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
為之舍然嘆曰是固異乎世所謂箋訓者矣